

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四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二十二

君奭第八十二

今文尙書二十一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隊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謏我亦不敢知曰其道出于不詳

熹平石經口道出于不詳

案此文見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此今文尙書

也偽孔本作其終出于不祥釋文云終馬本作崇云
崇充也注疏本所采釋文作崇受也受字訓誼不合
當从单行本作充字崇充也爾疋釋詁文馬本作崇
石經作道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祥者善也誼見釋
詁祥詳古通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
刑愷從丁鴻受尙書鴻從桓榮受尙書則愷於尙書
習歐陽也又鄭君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詒四方
此皆祥詳古通之驗棐謹偽孔本作棐忱攷漢書王
莽傳引此經下文天應棐謹知此若天棐忱今文尙
書皆作謹字也

中論智行篇曰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

於戲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甯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句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其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謫乃亡隊命弗克經
歷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其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謫

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
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悅也

案此篇書敘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左右相成王召
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馬融注云召公以周公旣攝政
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
苟貪寵也此古文說也今攷漢書言成王幼少周公
居攝云云引此經爲證則今文家之說蓋以此篇爲
作於居攝時也何以明之漢書引經引說之後又引
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
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

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纍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政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此言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纍未除則今文家以君奭之作在周公攝政之時而非在周公復辟之後顯然明矣今文家之言似爲近得其實彼時管蔡流言於國正值危疑之秋故雖以召公賢人猶不能知周公之意此召公不說之有由來也周公惟以繼志述事爲心欲成王業而致太平不敢稍避嫌疑恐隊天命故作此篇以自表白於君奭曰於戲君已曰時我亦不敢甯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此追述召公

曩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
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又云予小子旦非克有正
迺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言予小子非敢曰能有改
正亦惟道揚前人光美施於我冲子而已周公以成
王爲冲子自是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
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冲子哉尙書篇次
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
編於後未可以君奭編次在雒誥多士後而遂以爲
作於致政之後也

又案僞孔傳本嗣事作後嗣命不易上增天字應棐

二字作難字亡字作其皆與漢書所引今文尙書異
江聲曰僞孔以惟人在屬下讀漢書引此下文我嗣
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
越當爲曰聲之誤也公謂已意竊計曰我民無有愆
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此言已不可去之意王鳴盛
曰古佚字皆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涪失與巴蜀
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王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涪
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涪失皆以失爲佚然則王莽
傳作過失與孔作過佚同也

嗣前人其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迺惟前人光施

於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廸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於
文王受命

尙書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廸

案偽孔本作我道此節今文雖無可證然上文言廸
惟前人光此云我廸惟甯王德延自當從馬本作廸
爲是也段玉裁曰其字訓奉今本尙書作恭乃衛包
所改非是

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
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
八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假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母陟臣扈假
于上帝巫咸又土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

史記殷本紀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
往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平定海內伊
尹作咸有一德湯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遺
長孫也伊尹作伊訓肆命作祖后帝太甲既立不明不
遵湯法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
以朝諸侯帝太甲反善伊尹迺迎而授之政帝太甲修
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

褒帝太甲稱太宗

案史記所載皆本之今文尙書序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宮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詩商頌長發質維阿衡質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此經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攷尙書大傳言古者天子三公注

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尙書是用今文家說

殷本紀又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河澗甲時殷復興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

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王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與君與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

尹假於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於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父有殷於是召公乃說○集解曰徐廣曰一無此率惟茲九字駟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

案此亦皆本今文尙書序也鄭君注尙書於上文假於皇天釋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於此文假於上帝釋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爾疋云北極謂之北辰鄭君月令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之帝正義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

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生神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仿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卽太微所統之五帝也何休公羊宣三年傳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何於上帝亦指感生帝言之與鄭君合皆用今文家尙書說也

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又曰咸有聖德假於皇天

說苑尊賢篇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

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

後漢書傅毅傳廸志詩曰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與商伊宗皇士

後漢書張衡傳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賈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維茲維德稱用又厥辟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案此蓋今文尙書之文也故與古文尙書異段玉裁曰李善文選注引尙書曰廸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廸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廸作故事下有于字無作罔傳文無廸道也孚信也六字似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事使二字篆體相似喬樅謂李善時馬鄭本尙書具存善所引尙書疑是馬

鄭之本其迺道也六字疑卽馬鄭之注淺人少見馬
鄭本尙書遂妄改爲孔安國耳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股嗣天滅威今女永念
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昔在上帝厥亂勸
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

段玉裁云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往昔之時在上天則

宜从昔在

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

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

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

段玉裁云傳是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謂舊監本也作厥亂

勸甯王之德無之字

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天蓋申

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案禮記正義云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
尙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
尙書是也此周古文作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作勸
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尙書爲甯亦義相涉也
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尙書也禮記及古文尙書并今
博士讀二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於義理段玉裁曰
鄭謂記所引周田觀文王古文尙書作割申勸甯王
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隔爲擊古文台爲嗣正同今
博士讀者謂歐陽夏侯尙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

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尙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尙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尙書無今文尙書名目也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體略似此古文作割記緇衣作周之理也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劓申勸甯王之德按此句見集韻非漢儒所引也

維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維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

尙書大傳曰閔天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望

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羗里獻寶以免
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注云散宜生
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
爲相

又曰文王以闕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
又曰周王胥附奔轅先後禦禦謂之四鄰以免於羗里
之害

後漢書史弼傳陶邱洪曰昔文王牖里闕散懷金

案詩綿正義引鄭君奭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
後禦禦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鄭

所引詩傳當是魯齊韓三家詩傳說國語稱文王者
於二號慶于閔天謀於南宮白虎通辟雍篇引傳曰
文王師呂望周公師號叔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閔
天泰顛于宜網之中授之政又非攻篇云天命周文
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說苑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
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皆此經所言之事鄭君
注又云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
不敢已自比焉段玉裁曰泰疑亦本是大字衛包改
泰尙書釋文云南宮馬本作南君喬樞謂君字當是
轉寫之譌

又曰亡能往來廸茲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維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維時昭文王廸見勸聞于上帝維時受有殷命哉

漢書朱雲傳曰容身保位亡能往來○師古曰君與篇曰亡能往來

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勸聞上帝賴茲四臣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蔑小也今攷逸周書祭公解曰追學于文武之蔑孔鼂注云言已進學文武之微德卽此經廸茲藝教文王蔑德之謂也又尙書釋文

云冒馬本作勛勉也今據崔瑗引君與作勛聞與馬
本同是知古文尙書冒字乃勛字之消借良玉裁曰
古音勛與冒皆音懋而懋通作勛是以顧命冒貢馬
鄭王作勛贛盤庚懋建今文尙書作勛建也冒勛字
異而皆下屬爲句又攷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
天惟醇佑萬國以康疑古文尙書純佑秉德今文尙
書作醇佑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爲句文
王廸見爲句冒聞于上帝爲句冒者自下達上之言
僞孔傳釋冒爲覆冒非是讀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
句絕亦非據說文目部引此下文云武王惟冒不聯

引昭字則下文當以惟茲四人昭爲句不得以昭武
王爲誼推之此文亦當于昭字絕句不得以昭文王
爲誼蓋文王之德豈待五臣而昭乎經之言止謂五
臣自昭明德而已僞孔傳言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
德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尙廸有祿後臬武王咸錙厥敵惟茲四人
昭句武王維睟不單稱德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太顛
閔天皆執劔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以振貧弱隸命閔天封比干之墓

案是時文王五臣中號叔未見惟有四人存故鄭君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墨子尚賢篇亦云武王有闕天泰顛南宮适散宜生是五臣之中獨少號叔知已前死矣

楊雄方言曰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

案說文金部曰錙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傍有之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卯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良玉裁曰按楚金說是也

說文目部曰矐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矐

案此睟字之訓疑據今文尙書說也僞孔本作冒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卽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文異僞孔傳訓冒爲布冒天下正義亦不言馬鄭誼異則睟字出今文尙書可知矣說文書稱孔氏閒亦多採今文異字也王鳴盛曰曲禮論臣視天子上於面則敖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年左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閔天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

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

案據班彪言則太顛等四人成王卽位之初尙存無恙也

又翟圃傳圃上疏曰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行耳聞正言一日在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

在今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焉造德不降我則鳴鳧沸聞矧曰其有能假

三國志魏志管甯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者

德不降則鳴鳥弗聞○裴松之注尙書君奭曰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案據裴引尙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尙書作鳴鳥不聞此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尙書也上文假於皇天鄭注云假謂至于天也漢書王莽傳引經正作假字此文當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梅賾本改之也尙書釋文云鳴

鳥本或作鳴鳳者非攷釋文引馬融注云鳴鳥謂鳳
皇也是古文亦作鳴鳥與今文同說文鳥部云鳳神
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麤後蛇頸魚尾鸛頸鴛思
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
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
見則天下大安甯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者以萬數
故古鳳字象形作翮攷國語周語云周之興也鸞鷟
鳴於岐山後漢書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鸞鷟在
岐鸞鷟者鸞鳳之別名也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沖
人嗣立惟賴老成有德之人匡輔以成周道若不降

志相從則恐不能致太平而鳴鳥之聲不復聞矣卷
阿之詩曰鳳皇鳴矣於彼高岡又曰鳳皇于飛翾翾
其羽藹藹王多吉士鳳皇于飛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人毛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鄭箋云因時鳳至故
以喻焉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致此祥
故召公作詩述之以言其符瑞之應尙書中侯摘雒
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年
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
新序雜事篇曰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闕天成人
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

由任賢之功也

後漢書郎顛傳顛上書曰臣聞剡舟刻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爲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策命魏公曰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

魏志注引獻帝詔曰文武之興且奭作輔

吳志孫策傳注引吳錄張紘曰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奭旦之美

公曰於戲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維伏亦大維艱告
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
女民極曰明勛偶王在亶乘茲天命惟文王德丕承句無
疆之恤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
寬裕蓋召公疑周公當國爲苟貪寵利故公言此以
自明我不以後嗣子孫而迷於祿位也書序云召公
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此經言前人悉命女
又言女明勛偶王在亶誠以召公與已同受武王顧
命當協力其輔冲人也江聲曰惟文王德丕承作一

句讀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言
武王承文王之德也今承武王大命則當繼武王之
承又王偽孔傳以丕承屬下讀非是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與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
念我天威予不允維若茲誥予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維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
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案尙書釋文云否方久反江聲曰此否字當讀爲易
否卦之否否阮也言汝其能敬哉與我監于殷之喪
亡大阮否字別有不誼音方久反與此經音義並異

釋文又云戲音堪釋詁勦勝也說文力部勝任也言
天休之至維恐德薄不足以任之也

於戲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
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八年策命魏公曰綏爰九域
莫不率俾○裴注云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
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
使也

案盧文弼据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
烏呼上顧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二云則知與烏

呼君不同不當有公曰也

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維用閔于天越民

案偽孔傳釋不惠爲不順江聲曰惠讀爲智慧之慧不慧謙辭也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蘇林注云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後漢書孔融傳云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是皆以惠字爲智慧漢書不惠二字卽本尙書周公嘗自謂巧能多材多藝而此云不慧故以爲謙辭言我不慧故煩于言如此多誥也

公曰於戲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

往敬用治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王鳴盛曰詩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旁不斥言是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五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二十五

多方第八十五

今文尙書二十二

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尙書大傳曰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尙幼矣
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三監及祿父
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

又曰周公攝政三年踐奄

案此篇序云成王歸自奄而經云王來自奄知此時滅奄而來歸也江聲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卽謂此時多士云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此文所云誥爾四國多方我維大降爾命是也成王政及將蒲姑之序皆言踐奄鄭注成王政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又注康誥云是時周公居攝四年然則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等篇皆當在康誥前也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

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維爾殷侯尹民我維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維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案尙書正義引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鳴盛曰肅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仿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

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旋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辭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實不足疑也降命疑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偽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誅汝君王肅於多士已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僞傳之出於肅也

維帝降劓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勳于帝之攸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

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史記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弗堪廼召湯夏臺而囚之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勸于帝之廸釋文云廸馬本作攸云攸所也陸作釋文時馬鄭王本尙書具存而陸祇云馬本作攸則鄭王本作廸字可知矣馬鄭皆兼通古文今文之學其注古文尙書亦多有參用今文者肅好與鄭立異而此經勸于帝之廸王與鄭同是

知作廸者古文尙書也作攸者今文尙書也開字薛
季宣書古文訓作闕江聲曰闕古闕字書古文訓乃
僞本也然則僞孔本作闕矣正義本作開乃衛包奉
勅改也又棗誓序東郊不闕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
皆作闕匡謬正俗及書古文訓皆作門中箸艸正義
本亦改作開小顏以爲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
爲開據彼以證此則二文皆當作闕其作開者非也
喬樞謂作闕者是古文尙書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
棗誓敘作闕此轉寫者改用時字耳其作開者乃今
文尙書也僞傳訓闕爲開此以今文釋古文如或有

也肆故也之例闕與開字異而訓誼同此經兩云不克闕今文皆當作開字故偽孔傳皆以開爲訓衛包據傳作開字遂竝經文亦改闕作開雖非古文之舊而於今文尙書則偶暗合也

因狎於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維進之恭洪舒于民
困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

案薛季宣書古文訓云大爲民荼毒也段玉裁曰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舒荼古字通用如史記荆荼是徵玉藻諸侯荼之類而改字立異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荼毒訓之恐失之鑿矣喬樞謂古書多假荼爲舒然

漢儒注釋必以讀爲讀曰別之以茶字可訓舒而不
得逕讀爲舒也如攷工記弓人曰寬緩以茶鄭康成
注云茶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茶讀爲舒尙書大
傳曰吁茶萬物而養之外也注云吁茶讀曰嘯舒又
曰眺則侯王其茶注云茶緩也是今文亦或假茶爲
舒字至此經則古文尙書實作洪舒于民故釋文不
載有馬鄭本異文季宣所據古文乃宋次道之本每
據拾古籍好奇立異困學紀聞誤切爲真古文失之
不檢矣

亦維有夏氏之民勿墜日欽劓割夏邑天維時求民王乃

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維天不畀純乃維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維夏之恭多士大不克保享于民乃胥維虐于民至於百爲大不克開

說文至部曰璽忛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璽璽讀若擊

案今僞孔本作有夏之民叨憤無氏字又以璽作憤與說文所引異釋文云憤較二反說文之二反段玉裁曰尙書璽作憤天寶間改也釋文璽作憤開寶間改也按憤字惟見於大學鄭注尙書本作璽與說文所引同衛包妄謂璽爲古字憤爲今字改璽作憤開

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憤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
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憤字也不云說文作璽
則知大字本作璽矣集韻去聲六至兩云璽或作憤
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爲此語之二反者卽許
君所云讀若摯唐以前有說文音隱四卷有此反說
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韻也

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
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

漢書古今人表曰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干莘與爲惡
則行是爲下愚○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

呂氏春秋當樂篇曰夏辛樂於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
羊辛岐踵戎樂之邪臣

又慎大篇曰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干
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案韓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亡國之臣也又墨子
所染篇云夏桀樂于干莘推哆又古今人表干莘推
侈俱在第八格與史記漢書呂覽所言略同卽此經
所云惟夏之恭多士乃胥惟虐于民事蓋史記漢書
及高誘呂覽注皆本於今文尙書說也

乃維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

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於戲

班固典引曰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注曰民主天子也尙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案段玉裁曰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據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

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也而正義云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又疑今文有成王二字無畏相二字俟明者攷定之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乃維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維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維降時喪

案馬融本尙書多士篇大淫肩有辭作肩字則此篇當亦同德孔本於多士篇作大淫佚有辭而於多方篇乃作肩有辭肩卽肩之或體字

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曰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有之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

案王鳴盛曰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沉酗于酒敗亂厥德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亡也

三國志彭城王摯傳注引璽書曰書云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案詩周頌武篇正義引鄭多方注云夏之言暇天覲
紂能改過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僞孔
本夏字作暇與鄭尙書本異攷無逸云日中昃不暇
食隸釋載成湯靈臺碑云日稷不夏是暇字尙書三
家今文有作夏者尙書大傳曰夏之言假也楊雄方
言曰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
間謂之暇是夏與假暇並通詩大雅皇矣正義引我

應云作靈臺緩暇紂是文王之不伐紂亦須暇之
此今文尙書說也詩周頌武篇云耆定爾功箋云武
王年老乃定爾此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年是以武
王爲須暇紂五年者亦今文尙書說詩思文正義云
鄭注大誓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伐
之喬樅謂禮說與今文尙書夏侯說同一師承故其
誼同也江聲曰鄭云夏之言暇者蓋以暇爲假字據
鄭君箋皇矣詩云天須假此二國是用此經須夏之
誼謂須待之寬假其年至五年也鄭注此經又云五
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伏生大傳云文王

受命七年而崩則受命八年是武王卽位之年至十三年一月乃伐紂是前市五年矣大誓說十一年武王觀兵孟津之事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皆曰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伐然則武王須夏紂故至十三年乃伐之其實天意須夏紂五年武王奉順之爾

天維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維爾多方罔堪顧之維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維典神天天維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害敢多誥我維大降爾四國民命爾害不悅裕之於爾多方爾害不夾介乂我周王享

天之命

案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本尙書害字作曷段玉裁曰此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尙書亦皆作害也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不弗尙書亂之多矣喬樞攷詩譜序正義引鄭多方注云顧猶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中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大信與詩皇矣箋同皇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箋云

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鄭君箋詩多用今尙書說是古文今文並無異誼也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僞孔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攷破斧詩云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此古義也白虎通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觀大誥及多方皆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誠是此亦足證今文尙書說以四國爲管蔡商奄矣

今爾尙宅爾宅攷爾田爾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

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肩播天命爾乃自作不與圖忱于正

說文攴部曰𠂔平田也从攴田周書曰𠂔尔田

案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多方宅爾宅田爾田爲證則尙書𠂔字一本有作田者此當是馬鄭古文本涓借字平猶治也治田謂之𠂔猶捕魚謂之漁然則說文引周書作𠂔蓋據今文尙書矣段玉裁曰說文爾作尔引文侯之命賚尔考工記掣尔論語鏗尔皆同尙書正義云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𠂔食卽此𠂔亦田之義亦字當爲尔之誤豈經文本作尔而衛包

改爾與

我維時其教告之我維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三有不用
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甯乃維
爾自速辜

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傅相中尉
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
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
罰黜汝命也

案段玉裁曰此引書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尙書本
然罰極之各本作罰殛之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

按作極者是也足利古本亦作極詩魯頌閟宮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箋云届極也此用爾雅釋言文裴松之注魏志武帝紀引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典釋文届極紀力反下同雖誤讀極爲極而字不誤今本注疏乃遭淺人妄改極爲極矣今據鄭箋以正多方

論衡謹告篇曰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

王曰於戲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維

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維克勤乃事

尙書大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
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
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政與今文
尙書異攷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
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
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大傳說與公羊傳同愚謂公羊
家亦用今文尙書此亦其一證也伯賦良氏玉裁以

爲古音同在第五魚鐸部江聲曰今女奔走臣我監
五祀僞孔傳以爲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土案
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作多方實在作多士之前此
云臣我監者稱其往日之善以誘道之經文無許還
本土之言僞孔氏妄造異說非也正義引王肅注云
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正與僞孔合足徵僞孔傳
之出於肅矣武王克殷而立武庚命三叔監之越五
年而武王崩三監之畔在周公居攝之初距立監時
有八年矣惟其始五年之間殷民未萌畔志乃爲臣
服經言五祀者是本其未叛時言也

上不替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爾
乃自時維邑爾尙永力岐爾田天維界矜爾我有周維其
大介賚爾迺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說文言部曰替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替于凶德
案僞孔傳本作爾尙不忌於凶德與說文所引周書
文異攷玉篇廣韻集韻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
閣所刻大徐本作爾尙不替於凶德段玉裁曰此誤
也宋麻沙本及李燾分韻本皆不誤尙上古通用僞
孔尙書本作尙忌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
如夏改暇之比也江聲曰上謂在上之人若君若官

長皆是凶德指謂從前之叛也蓋殷多士縱能順從然曾從武庚而叛則爲其長上者自不能無猜忌茲言上不思於凶德自是謂信其順從不思嫉其從前之叛也

又案尙書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誥多方在攝政三年而云自時維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爲安集所遷之殷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民於維故先誥之召誥云厥既命庶殷庶殷不作是殷民早已先集維邑知遷殷在封衛之前而非在營維之後也逸周書作維解云二年作師旅臨衝攻殷

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死乃
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
俘厥殷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宅於殷是皆作雒以前
三年四年事作雒解追敘其事此其確然可据者也
孔詭逸周書注云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成周者
卽雒邑是已

王曰於戲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維不克享凡民
維曰不享爾乃維佚維頗大遠王命則維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王曰我不維多詰我維祇告
爾命又曰時維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熹平石經我則致天之下俛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上下皆闕僅存此五字耳段玉裁曰逃富是本作邊衛包所改離邊卽離勢謂分析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諫曰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